



第一个功绩

班台莱耶夫短篇小说选

京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从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班台莱耶夫《选集》的三十九篇儿童故事中选译的，共收集了十三个短篇。

这些短篇小说语言活泼，情节生动，富有教育意义。该书不仅是青少年的有益读物，而且可以作为教育孩子的教材。

班台莱耶夫短篇小说选 第一个功绩

Di Yi Ge Gong Ji

李 丹 王 忠 译
田子麟 郭奇格
郭奇格 校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172,000字

1985年 3月第1版 1985年 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10071·553 定价：1.15元

译者的话

班台莱耶夫（笔名，真名为阿列克赛·伊凡诺维奇·叶列麦耶夫）于一九〇八年出生在俄国彼得堡。八岁时，父亲死于他乡，兄妹三人靠体弱多病的母亲抚养。

十月革命后，连年内战，遍地饥馑，他随母亲漂泊流浪，不幸中途失散，成为孤儿。这时他只有十三岁。他不得已流落街头，与小偷、流氓为伍，过起衣食无着的流浪儿生涯。

《卡尔卢什卡的魔术》和《一张照片》这两个短篇就是这段生活的写照。

后来，他被送进政府所办的少年教养院和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社会劳教学校。在这里，他不仅生活有了保障，而且被培养成一个身心健康的新人。

他自小爱好文学，读了不少文学作品，这为他今后成为作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文章。一九二七年，还不到二十岁，就和同学格·别雷赫合作写出第一部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劳教共和国》。在这部小说里，描写了这所教养院对流浪儿童的教育和改造的情形。这部小说在当时曾受到高尔基的称赞。

后来，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辽恩卡流浪记》。

这部自传体小说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出现的许多以“儿童与革命”为题材的作品中较为出色的一部。

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翻译了班台莱耶夫的早期作品之一——《表》，在我国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班台莱耶夫参加过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为少年儿童写过一些关于内战和卫国战争的小说。如《文件》（1932）、《黑牛诺琪卡》（1939）、《在渡船上》（1943）、《近卫军列兵》（1943）、《总工程师》（1944）、《多洛列斯》（1948）、《小手帕》（1952）、《在被围困的城市里》（1964），等等。在这些作品里歌颂了不怕牺牲、英勇保卫祖国的青少年和儿童，故事情节十分感人。

另外，他还写过一些有关少年儿童学校生活的小说，教育儿童改变不良习惯，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如《诺言》（1941）、《新来的》（1943）、《印第安人丘巴特》（1952），等等。

他曾对自己的女儿进行长时期细心观察并写成日记，于一九六六年发表了《我的玛莎》一书。

班台莱耶夫热爱少年儿童，善于观察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心理。他的作品内容生动，情节感人，形象鲜明，语言简练。他的作品充满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少年儿童奋发向上，培养优秀品质，争取为祖国建立功勋。

他的作品不仅深受少年儿童喜爱，而且也使成年人感到兴趣。

班台莱耶夫曾荣获“劳动红旗”勋章及一些奖章。

他的作品在国内曾以各种不同版本多次出版，不少作品被拍成电影，如《表》、《诺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劳教共和国》、《文件》，等等。

他的大部分著作被译成各国文字，广为流传。

我们在这个集子里向读者推荐的是作者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短篇。有些作品，如：《辽恩卡流浪记》、《表》、《文件》，在国内已有译本，这里就不再重复。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有错误、欠妥之处，尚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卡尔卢什卡的魔术	1
一张照片	14
黑牛诺琪卡	46
第一个功绩	81
在冻土地带	102
诺 言	119
新来的	127
在渡船上	157
玛琳卡	176
多洛列斯	185
总工程师	191
印第安人丘巴特	209
小手帕	262

卡尔卢什卡的魔术



我一生中多次改变过行当。我当过牧童和鞋匠，当过搬运工人和厨师的小帮工。我用卷烟纸做过纸花，刷过招牌，卖过报纸……，有一段时间还做过小偷。

我是个没有经验的小偷，很快就被抓住了。我被送进失足儿童保育院，送进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校^①。在那里受了三年教育，我完全忘记了偷窃。当然罗，这一点现在我是不会惋惜的。现在我懂得，只有靠诚实的劳动才能在生活中获得幸福。但是，我想说一说的是，在那些胡闹出事的岁月里，我向往的是强盗的职业，就象其他孩子们向往着海员、消防队员或烟囱清洁工人的职业一样。

我心里想：“一旦我长大成人，一定要做一名强盗。”

我整天在旧货摊上闲逛，呼吸着垃圾的臭气，不停地吃市场上出售的热馅饼，机警地跟踪侦察，看能不能把某人给

^① 流浪儿童教养学。——译者注

欺骗一顿。

当我看到那些名副其实的大胡子小偷们在欺骗天真的、头脑简单的人们的时候，当他们把铜表冒充金表出售的时候，当他们把上等白桦树的锯末冒充一盒重两普特的茶叶的时候，我可开心啦。

当买主发现了伪造品，开始揪自己的头发，为失去的卢布而伤心痛哭的时候，我却爽朗地大笑起来。当卖主戏弄某人：扒掉醉汉的衣服或剪短他的胡子，或者是卖给某人一条腿的裤子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有趣。我和大家简直笑破了肚皮。

有一次，我自己却成了这种恶作剧的牺牲品。我也成了头脑简单的人——亲自尝到了以往时常捉弄别人，使人家尝到的那种滋味。

我痛苦地回忆起这件往事的详情细节。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我坐在高尔斯特金大街对面人行桥的台阶上，嘴里嗑着瓜子。在上面的一层台阶上，一位面色红润、虚胖的老头吹着笛子。在下面一层台阶上，一个腿很粗的小姑娘卖着淡茶，不知为什么，她却叫它柠檬格瓦斯。在小姑娘的双膝上放着一个价值二十五卢布的不透明的瓶子，她把瓶子摇来晃去，象哄婴儿似的，同时随着老头的笛声哼着歌曲。我也听着老头的笛声，但我感到很苦闷。不知为什么，一阵烦恼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大概是我狼吞虎咽地吃馅饼的缘故吧。

我懒洋洋地、不停地吐着瓜子壳，尽量什么也不去想，

漫不经心地望着街上那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流……，突然，我看见了卡尔卢什卡。他向我招手，嘴里喊着什么，但他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清楚，他的话都被淹没在均匀的、象机器轰鸣一样的人声之中了。可我的心却哆嗦起来。我猛地跳了起来，把瓜子朝小姑娘的头上一撒，向下跑去。当然啦！……卡尔卢什卡是个大名鼎鼎的扒手和流氓，是彼得堡市场上的一大威胁，而且敬佩他的人还不只是象我这样一些小偷小摸呢，这位卡尔卢什卡现在朝我走来了！……多么大的面子啊！对一个还流着鼻涕的男孩来说，简直是莫大的光荣！

卡尔卢什卡肥大的裤脚扫起了一阵阵尘土，他飞奔到我跟前，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实话，真把我吓坏了。我心里想，他喝醉酒了，大概要揍我一顿。但他把手插到口袋里，向四周膘了一眼，轻轻地喘着气说：

“小兄弟，帮我一把！”

难以形容的骄傲代替了内心的恐惧。由于骄傲，我简直喘不过气来，甚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我默默地望着卡尔卢什卡。你们想一想，他来求我帮忙了。来求我这个一见警察就象兔子一样浑身哆嗦，拔腿就跑的人来了。此时此刻，我准备保护卡尔卢什卡免遭世界上一切警察的迫害，我准备替他挨枪子儿。我准备赤手空拳掐死狗密探，如果这个狗密探要想逮捕卡尔卢什卡的话。

我觉得自己是位不可一世的英雄，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卡尔卢什卡又一次看了看周围，把手伸进他那非常深的口袋里，摸了一阵，从里边取出了两个鸡蛋。



“瞧！”他说，“懂吗？”

我什么也没有懂，惊奇地眨着眼睛。卡尔卢什卡神秘地左顾右盼，低下了他那额发蓬乱的头，急急忙忙凑近我的耳旁低声说……

我点着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 * *

你们会说，我怎么能相信卡尔卢什卡偷了这两个鸡蛋呢？卡尔卢什卡是个干过千百万次扒窃的人，是个生性瞧不起小偷小摸的人，可他却把女小贩彼霞的这两个鸡蛋在拥挤中给偷了，这个女人是卖裤子的瘸子缅杰利的老婆，是个喜欢说长道短的人。缅杰利紧紧追着卡尔卢什卡，力图夺回这两个鸡蛋。谁能相信这种荒唐的事儿呢？可我相信。我这个傻瓜点着头，准备完成卡尔卢什卡的任何吩咐。

他要我把鸡蛋藏起来。

“藏哪儿？”我问。

“随你的便。”卡尔卢什卡说，“快一点儿，放在帽子里。”

我立即脱下了自己油迹斑斑的海军准尉帽，小心翼翼地把两个可怜的鸡蛋放到里面。鸡蛋在里面稳稳当当，就象放进孵蛋母鸡的窝里一样。

我还没来得及把这顶军帽戴到自己的笨脑袋上，就看见了卖裤子的缅杰利。他肩上扛着一大摞裤子，滑稽地迈着他那罗圈腿，一摇一晃地走着。他穿过街上的人群，伸长脖子，惶恐不安地瞪着眼睛。

卡尔卢什卡向我晃了一下拳头，躲到一边去了。我又坐到了桥头台阶上，装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其实我早就不会感到闷得慌了。我十分好奇地注视着缅杰利的每一举动。

瞧，他发现卡尔卢什卡了，一瘸一拐地朝他走去。他挥舞着双手，冲着卡尔卢什卡的脸喊着什么，卡尔卢什卡惊奇地竖起了眉毛，摇着头。缅杰利向他走了过去。他的老婆彼霞也跑来助威，手里提着一大篮子鸡蛋。她也尖声怪气地喊着，用空着的一只手不停地挥动着。还有几个人也跟了过来。集聚了一大群好奇的人，嘁嘁喳喳地议论开了。

我忍不住了，猛地站了起来，冲进了吵嚷的人群。

卡尔卢什卡轻蔑地挤弄着眼睛，抓起自己脑门上的一绺卷发，对向他进逼的缅杰利和彼霞说道：

“你们干吗缠着我？！请走开吧……，我没有拿你们的鸡蛋。”

“拿啦！”缅杰利喊道。

“拿啦！”彼霞尖声喊道，“鸡蛋丢了，就是你拿的！”

他们夫妻俩象风车似地兜着圈子，气喘吁吁地争着向街上的行人诉说着卡尔卢什卡怎样偷了他们的两个鸡蛋。

“天哪！”缅杰利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我亲眼看见他偷走两个鸡蛋的。大家也看见了。彼霞也看见了。”

“看见啦！”彼霞尖声怪气地说，“鸡蛋丢了，我看见啦。”

“我连想都没想过。”卡尔卢什卡沉着地说，“我不需要你们的鸡蛋，就象狗不需要伞一样。从来没想拿过……”

“你撒谎。” 缅甸杰利喘着气说道，“我看得很清楚，是你从篮子里拿走鸡蛋的……，难道我瞎了吗？嗯？可能吗？难道我的彼霞没长眼睛吗？！”

“得了吧！” 卡尔卢什卡说，“你们的什么鸡蛋，叫我烦透了，滚蛋吧！”

“什么？” 缅甸杰利大叫起来，“滚蛋？！你拿了我们的东西还让我们滚蛋？嗯？你这坏东西，不想活啦！还我鸡蛋！”

“我没有拿你们的鸡蛋。” 卡尔卢什卡气愤地说，“别再纠缠啦。”

他试图离开人群。缅甸杰利吼叫起来。独眼龙古日班挡住了卡尔卢什卡的去路。

“得了吧，卡尔卢什卡！” 他说道，“不能欺负自己人啊。把鸡蛋交出来……”

“怎么？” 卡尔卢什卡喊了起来，“连你也相信这个下流的东西？……那就让他先拿出证据来。用事实说明是我拿了这两个鸡蛋……”

“证明？” 缅甸杰利急忙说，“你以为不能证明，是吗？我给你证明，那就……”

人群安静了下来。

我对卡尔卢什卡的无赖行为万分敬佩，屏住了呼吸，偷偷地竖耳侧听，同时感到某种硬硬的东西压在自己的头上。

卡尔卢什卡挑衅似地盯着缅甸杰利。缅甸杰利冷笑了一下，向群众使了个眼色。

“那就，” 他重复说，“那就，让我来搜你。”

“什么？”卡尔卢什卡大笑起来，“搜？搜我？你怎么，发疯啦？还有这样的事！我绝不让搜……”

“害怕啦！”彼霞尖叫道，“确实害怕啦！”

“要滑头！”缅杰利叫道，“要滑头，你这坏蛋！想要滑头！……”

被卡尔卢什卡的行为激怒了的人群，发出了威胁性的喊声。一些无腿的残废者，晃着拐杖，沙哑地叫喊着。一些旧物贩卖商摩拳擦掌，想动武似的。一些买卖古董的女商贩象爆豆子似地不停地絮叨着。一些惯偷在嘲笑着卡尔卢什卡。古日班用粗野下流的话对他破口大骂，骂他是一文不值的東西，全身长满臭虱子的小偷，他还伤心地想起了卡尔卢什卡当高尔斯特金大街上真正的强盗头子时的那些年月。

卡尔卢什卡毫无怒色地听着这些攻击的话，极为轻蔑地笑着。当嘈杂声达到高潮，当全旧货摊的人都集聚在人行桥的时候，当远处传来警察哨声的时候，卡尔卢什卡举起了右手，大声喊道：

“住嘴！”

他走到缅杰利跟前，紧贴在他的身边，以同样的声调大声喊道：

“咱们打赌！”

缅杰利的长鼻子脸象用旧了的橡皮似的顿时拉长了。人们警觉起来，无数双眼睛凝视着卡尔卢什卡。卡尔卢什卡故意沉默了片刻，又举起了手，他象一位演说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一样，一本正经地开了口。

“同志们和公民们！”他说，“你们对一个清白的人嘲笑和侮辱够了吧。你们挖苦，嘲笑，太损人啦，好象我偷了鸡蛋还在这里耍滑头。你们错了，我可不是怕吃官司的小偷。咱们干过的比这高级的事多的是，从来没有胆怯过。当然，我绝不会允许任何无赖汉平白无故地搜我的身……如果缅杰利撒谎不脸红，硬说看见我把可怜的鸡蛋装进我的口袋的话，那也好，我认了。咱们打赌吧，如果我没有你们的鸡蛋，就给我‘一万万卢布’。搜吧。搜不着，拿钱来。行不行？”

缅杰利开始畏缩起来，满脸通红，他的脸拉得更长了，象个萝卜似的。他犹豫不决地同彼霞交换了眼色。人群又沸腾起来，给他打气。

“来吧，缅杰利！……打赌吧！不要怕！”

“有什么了不起的！打赌吧！别怕！”

“你会赢的，缅杰利！”

“打赌吧！”

“咱们打赌！！” 缅杰利喊道，“行，打赌吧！”

他非常冲动地把自己的蒙布兰式裤和加里费式裤扔到了尘土飞扬的人行道上，把手伸向卡尔卢什卡。

而卡尔卢什卡，为了拖延这场喜剧，故意装出一副发窘的样子，说道：

“怎么？”他问道，“你真的想打赌吗？当真吗？‘一万万卢布’？啊？你先想一想，别打错了主意。”

“不会后悔的。”缅杰利坚持道，“不会的。你别耍滑头。我们打赌，‘一万万卢布’。有旁证。伸出手来。”

“好吧！”卡尔卢什卡叹了一口气。紧紧地握住了缅甸杰利的干瘪无力的手，他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说：

“唉，小家伙……把握着的手分开。”

我觉得他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全身哆嗦了一下，跳进了人群中间，用手掌的侧面分开了这不祥的握着手。

“搜吧！”卡尔卢什卡说道。他微笑着举起了双手。

以往，当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命令道：

“举起手来！”

大概，他的无数受害者也是这样举起双手的。

* * *

一片寂静。各种面部表情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商人们的各种辱骂、争论、喊声中断了。整个旧货摊上，只有吹笛子的老头一人对这场骚动不感兴趣，继续使劲地吹着他那忧郁的曲子。

缅甸杰利开始搜身了。他把手伸进卡尔卢什卡的裤兜里说：

“就在这里！”

手空着拉出来了。

“那就在这儿。”他说着把手又伸进另一个裤兜里。但那里也没有鸡蛋。

缅甸杰利越来越着急了，他仔细搜遍了呢子上衣的所有口袋。摸了卡尔卢什卡的前前后后，又把手伸进汗衫里面，还是没有鸡蛋。

当时他那脸色可难看了。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卖裤子的缅甸杰利的面部表情。当搜查鸡蛋毫无结果之后，他看了一眼

卡尔卢什卡。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难看的脸色。他翻着眼睛，张口结舌……我甚至觉得，他的头发简直都吓得竖了起来。

“鸡蛋究竟在哪儿？”他问道。

“不知道。”卡尔卢什卡回答说。

可怕的咒骂声劈头盖脑向缅杰利压了过去。

“造谣中伤的家伙！”人们骂道。

“坏蛋！”

“莫斯科的大骗子！”

不幸的缅杰利感到无地自容，不知钻到哪里才能逃避这股叫喊、辱骂和恶毒嘲笑的洪流的冲击。整个市场的人们都在挖苦嘲笑他，笑他可耻地输掉了“一万万卢布”。其中我最开心，我觉得自己是卡尔卢什卡这一勾当的共谋者，为我和他合谋的这桩欺骗行为的胜利感到万分高兴。

震耳欲聋的笑声长时间在空中回荡着，犹如许多珍禽异鸟拍打着巨大的翅膀。人们的笑声使我陶醉，就象观众的笑声使戏院里的小丑和喜剧演员陶醉一样。但很快就使我深深地懂得了，笑声并不永远是令人愉快的，很快我就听到了比这更高、更震耳的笑声，但它并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的快意。

我非常痛心回忆起这件蠢事的结局。

缅杰利稍微镇静之后，茫然若失地朝着袖子擦了擦鼻子，长叹了一口气，把一大摞沾满尘土的裤子扛上肩头，准备离去。

“哪儿去？”我喊道，“钱呢？”

“哪儿去？”所有的人跟着我喊了起来，“钱不应该交出